

此心安处

张军

“玉簪儿”就会陆续插满花茎,此起彼伏。

院门外两边各栽有一棵玉兰,尺把粗。南边这棵开紫花,花开得早一些;北边这棵开黄花,花开得略迟一些。玉兰在我们这儿开花算是比较早的了,花开时树上还没有什么叶子,硕大的花朵堆满枝头。玉兰开花时热烈奔放,但花期不会太长,一场风一场雨地上便会落满大勺子一样的花瓣。

院门对面隔着水泥路的庄台边上有一棵巨伞状的桂花树,这棵树是一九九三年从一位亲戚家移栽过来的,当时它只有一尺多高。今年它的花期虽然推迟了好几天,但仍然满树金黄香飘十里。在它靠近院门的枝头上有一个碗口大的蜂巢,夏天里有黄蜂进出,虽然让人不安,但最终还是相安无事。最近,蜂巢旁不见蜂儿飞舞了,我不知道它们都去了哪里,难道这个巢只是它们夏天里的住所?

桂花树的北边有一块空旷的地方,我把花盆里的一棵橘子树栽在了那里。这棵橘子树也是我九几年从农贸市场门口买来栽在花盆里的,那时我还不到三十岁。橘子树栽花盆里虽然有移动的便利,比如说秋天留几个大橘子不摘,等到深秋甚至是初冬时再搬到室内,枝头上高挂着的黄橘子确实能增添一些暖意,但还是极大地限制了它的生长,近三十年了,它只有一米多高。去年春,我把它从学校运到老家,从花盆里取出栽在现在这个位置,当年新发的枝条长有一尺有余,且很粗壮,它像一个大病初愈的年轻人,正

在快速地恢复健康。

橘树开花会有一种特殊的诱人香味,闻着那个味儿就知道是橘树的花,绝不会误判。橘树的嫩叶也很容易招惹一种蝴蝶来产卵。这种蝴蝶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种,它在新发的嫩叶上每次只产几粒卵就迅速地飞走了。那种卵只有菜籽般大小,紧靠在一起呈琥珀色,只需两三天这些卵就会变成毛毛虫。时间一长我就发现一个现象,就是每片叶子一般不会被整片吃了,往往只吃了一半,那些毛毛虫就不见了,我也知道这些毛毛虫会变成蛹,最终羽化成蝶。可我找遍了整棵橘树也没发现蛹在哪里,实在是不可思议。

空中有蜂蝶飞舞,地上也没有闲着。在水泥路的伸缩缝处常有蚂蚁大军出行,远望去粗粗的黑黑的,像一截移动的麻绳。它们搬运的食物有僵死的半截蚯蚓,也有掉了翅膀的徒劳挣扎的黄蜂。蚂蚁大军兵强马壮前呼后拥,俨然就是一支征战沙场立下赫赫战功准备班师回朝的王师劲旅。

水泥路两边的空地也没让它真正空着,沿着水泥路栽有“一串红”和小尖椒。“一串红”从夏到秋红红火火开个不停,小尖椒开花落层出不穷,直至初霜才算完美谢幕。在庄台的入口处,一棵野蔷薇和一丛菊花相依相偎,这棵野蔷薇是我前几年从学校西边的稻田田埂上移来的,原来栽在一个废旧的垃圾桶里,今年春开了花,颜色粉中带着苍白,像一个营养不良的小姑娘病恹恹的脸。初夏花罢,我也把它移栽到了这里。菊花品种很普通,就是满天星,也叫金豆子。花不大但赢在数量上,花开时挤挤挨挨一大堆。“满天星”这个名字富有诗意,“金豆子”这个名字也很不错,它体现了人们对财富的向往,对幸福生活的祈盼。

老屋院子不大却有两道门,除了朝西的大铁门,在院子的东北角厨房那儿还有一副朝北的小铁门。门外有一块空地,面积有十余平方米。因为秋冬季光照不足,母亲随便

在那儿丢了些菠菜籽、香菜籽,收成如何随它意了。令我颇感惊喜的是在台坎边上居然长出了两棵杏树,高不足一米,这才想起前年在那儿随意埋了几颗杏核,没想到真的出了两棵。在老屋的这个院子里是有过一棵杏树的,一九九一年发大水房子倒时砸断了它,第二年盖新房就彻底把它移除了。在我的记忆中,这棵树上的杏子从来就没机会熟过,因为不要等到熟就被我和弟弟爬上树摘了。父母怕我们摔下来,不给我们上树。所以只要我和弟弟一上树,妹妹就扬言要揭发要告状,我们只好用酸杏子收买她。最终的结果是兄妹三人坐在门坎上一起吃着酸杏子,一起酸到挤眉弄眼。我今年五十七了,等到这两棵杏树结杏子,我的身体还允许我上树摘杏子吗?其实这也不重要了,重要的是它一直都在。

自从回到老屋居住,我感觉时间也好像宽裕了许多。早上日出时,我可以跑到河边拍几张美美的照片,晚饭后我能到大埂上去散散步,看晚霞满天大雁南飞。晚归时,院门口的灯亮着,温暖而甜蜜。刚下过雨的水泥路在灯光下闪闪发亮,偶有野猫跑过,周围一片安宁。当一切都静下来了,我甚至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,那也是时光流逝的声音。偶尔有车从东边的河埂路上驶过,车里坐着一心要回家的人。

有了这样的老屋,一些岁月沉淀的东西,一些在办公室、在城里无法搁放的东西就可以寄存下来。即使有一天老屋不在了,就像老柴集子一样不在了,但是它仍然可以活在我的记忆里,仍然可以在我的文字里定居下来,而我在灵魂深处也可以和它在一起了。

于是我想到了苏轼的词句: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



曾经读过一位老作家所写的提及霍邱的文章,不妨摘抄几句如下,“大学毕业之后,莫名其妙被分到霍邱县林业局。向人打听,众口一词:霍邱县,破猪圈。”“在霍邱那一段日子,真是不堪回首,好歹离开了……”老作家与我亦师亦友,对其笔下和他工作、生活过的霍邱好像不太满意。对于霍邱,我与老作家截然不同,不仅没有他的那种感觉,反而对霍邱怀有深深的感情。难怪,这是时代的原因——老作家出生于1942年,比我整整大30岁。

我是地处皖东北的五河人,与皖西霍邱有着“千丝万缕”的关系。那里,有我亲如兄弟的战友,有我在当地工作的朋友。妻子的娘家也在霍邱,1993年,我将她迎娶到五河,此后,我不知去了多少次霍邱。

霍邱人性格耿直,为人豪爽,又以盛产“临水”美酒著称。记得第一次去岳父家,大舅哥在盛情款待的宴席上问我可能喝酒,我有些拘谨地回答不能喝。大舅哥两眼一瞪:酒是粮食精,越喝越年轻,我们霍邱县也叫“两淮县”,你不能喝酒来霍邱干什么?虽是开玩笑,却反映了霍邱的酒风。后来,每次到霍邱,家人的酒、亲戚的酒、战友的酒……几乎天天都喝。每次从霍邱返回,“连襟”总要给我带上几瓶酒,不可否认,我的酒量渐渐增长,就是在霍邱“练”出来的。

我到部队当兵那年,同年兵有一批来自霍邱。而在此一年前,部队已经有一批“霍邱兵”。我们老连队的文书田军就是霍邱人,他退伍后,接替其文书岗位的就是与我同年入伍的霍邱籍战士张明。我和张明后来都退伍回到地方工作,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联系。还有杨心忠、李勇林等老班长、老战友,只要得知我到了霍邱,一定会约在一块“斗”几杯。

霍邱人不但舍得喝,也舍得吃。我先提到的老作家还曾在文章里写道,“当地人待客诚实,每每用小搪瓷盆上菜,全鸡全鸭不添花头”。在霍邱县城,只要见到卖卤菜的,卤摊旁必有桌椅板凳。三五人到此落座,搞几个卤菜,配上白酒或啤酒,边喝边叙,舒坦得很。县城双湖路有家“老三牛肉汤”,已经开了十多年,口味很地道,我只要到霍邱,不论早晚都去喝一碗牛肉汤。“老三牛肉汤”,在我的心目中,俨然已是“舌尖上的中国”。

儿子自幼就对霍邱感情深厚。他出生没多久,因我和妻子工作繁忙,岳父母就请了邻居赵家五姑娘前来五河帮助照料。“小五姐”每天为儿子喂奶、换尿布,照顾得无微不至,直到数月后我们工作稍微轻松些,她才离开五河回到霍邱。多年来,我们全家一直对小五姐心存感激。现在,儿子到霍邱只要见到“小五姨”,依然像对妈妈一样亲得很。

我经常因公出差,在外遇到对霍邱不了解的人,我就热衷提起陈独秀:做“霍邱女婿”真好,中国共产党重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也是霍邱的女婿,他的两位夫人高晓岚、高君曼姐妹都是霍邱人。1919年1月,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院的陈独秀及其夫人高君曼来到霍邱,他们把带来的《新青年》《共产党宣言》等进步书刊分别送给霍邱文化教育界人士,还应邀到霍邱高等小学堂和霍邱女子小学堂演讲,传播新文化、新思想,宣传马克思主义……

霍邱还是一座令我敬仰的英雄之城。在霍邱红二十五军军部革命旧址,遥想1932年7月,红二十五军军长旷维勋率领保卫霍邱城的军部、教导团和霍邱独立团3000余人,英勇抗击围困霍邱的三万余人的国民党部队,虽终因敌众我寡而惨遭失败,2000多人壮烈牺牲,可谓惊天地、泣鬼神。传承是最好的铭记。我曾经结合六安籍开国少将李世安的回忆录,将霍邱保卫战的故事整理成文,被霍邱文史公众号发布后,收到良好反响,缅怀先烈,红二十五军将士在霍邱保卫战中英勇顽强、不怕牺牲的精神,已经永载史册。

近两年,霍邱流行一首《洼子口》的歌曲,“洼子口?梦城南,如今童年已走远。几回寻找儿时梦,身在小巷风迷眼……”这首歌描写了霍邱老城的烟火气,唱出了霍邱的变迁与发展。我对洼子口并不陌生,妻子的娘家先前就在洼子口,后来虽然搬到双湖路,但洼子口的老房子依然还在,听说即将拆迁。《洼子口》的词作者张子雨先生,是地地道道的霍邱人。我最早知道张子雨是在2008年,他的中篇小说《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》获“安徽省首届小说对抗赛”金奖。后来,我在霍邱有幸结识张子雨先生。去年5月,我把《洼子口》获得第二届长三角原创流行歌曲大赛金奖的消息转发给他,他在微信里对我说:你下次来,我请你去洼子口喝酒。

霍邱具有厚重的文化沉积,历久弥新,烁古耀今。当下,霍邱城市化、农业化蒸蒸日上,产业兴旺,生态宜居。不知何时,我已深深爱上了这块乐境福地。



时候才甜,才好吃。每年枣子成熟准备采摘的时候,一个自然村落上面的住户,杨大娘都会挨着门每家喊一个孩子到场,刘思齐爸爸刘大爷爬上枣树,拿一根竹竿在树上面打枣子,孩子们在树下面抢枣子,谁抢到就归谁,那时候的生活很困苦,物产远远不像现在这样丰富,

每到枣子快成熟的时候,我们进进出出都会往枣树身上瞄,盼望着枣子早点成熟。

从杨大娘家回来的第二天,也是半夜,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这深更半夜的手机响,多半不会是好事,我拿起手机,发现是老家人村委会黄书记打来的。黄书记说,杨大娘过世了,杨大娘临终前交代他们,一定要通知我回去帮忙处理后事。

我立马起床,简单地洗漱了一下,开车到养老院接上刘思齐,向杨大娘家走去。到了杨大娘家,杨大娘已经躺在冰柜里。村委会黄书记说,他们请了专门办理白事的人在现场料理,不要我操什么心。杨大娘今年已经九十六岁,在我们老家属于喜丧,我们没有太多的悲伤,甚至说说笑笑就把杨大娘送上了山。

回到杨大娘家里,我拿出杨大娘让我保管的钥匙,叫上刘思齐和黄书记,把杨大娘的大衣柜打开了。打开大衣柜,发现里面有一堆男式棉鞋。男式棉鞋黑帮白底,是那种手工纳的千层底。一清点,一共十双。让刘思齐试穿了一下,大小正好。我们确认,这是杨大娘给儿子刘思齐下半辈子准备的。



祖母的小雪

闫红梅

祖母住在乡下,那是一个被群山环绕的小村庄,四季分明,每个节气都有它独特的韵味。小雪时节,村里的空气开始变得清冷而清新,天空似乎也变得更加高远,偶尔飘落的雪花,如同天空中洒落的羽毛,轻盈而纯净。祖母总是早早地就开始准备迎接小雪的到来,那份认真与虔诚,仿佛是在迎接一位久违的老友。

小雪的前几天,祖母就会开始忙碌起来。她会拿出那些已经有些年头、却依然干净整洁的坛坛罐罐,开始腌制各种蔬菜。酸菜、泡菜、腌萝卜……每一种都是祖母的拿手好菜,也是冬日里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。祖母腌制蔬菜的手艺,在村里是出了名的,每当小雪时节,总会有邻居们前来请教,而祖母总是耐心地传授,脸上洋溢着满足与自豪的笑容。

祖母会精心挑选每一棵蔬菜,洗净、切好,然后一层一层地码放在坛子里,加入盐、水、香料,再小心翼翼地封好坛口。每一次腌制,祖母都会用那双布满皱纹的手,轻轻地拍打着坛子,仿佛在诉说着什么。我知道,那是祖母对蔬菜的呵护与期待。

小雪当天,祖母会起个大早,穿上那件她最喜欢的蓝色棉衣,戴上那顶已经有些旧了的棉帽,然后走出家门,去村头的小河边采集冰块。祖母说,小雪时节采集的冰块,最纯净、最清凉,用它来泡茶,别有一番

风味。于是,每到这个时候,我都会跟在祖母身后,看着她小心翼翼地用竹篮装着冰块,然后一路小跑回家。到家后,祖母会用一块干净的布,仔细地擦拭着冰块,再小心翼翼地放进冰箱,等待着下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,泡上一壶好茶,与家人共享。

小雪时节,祖母还会亲手制作一些小吃,如糯米糍粑、红薯丸子等,这些都是我们小时候的最爱。祖母制作小吃时,总是那么专注而认真,仿佛是在雕刻一件艺术品。她会用那双巧手,将糯米揉成软糯的面团,再包裹上各种馅料,然后放入蒸笼中,用文火慢慢蒸熟。每当这时,厨房里总是弥漫着诱人的香气,让人垂涎欲滴。而祖母,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大口快颐,眼中满是慈爱与满足。

如今,祖母已经离我们而去,但每当小雪来临,我总会想起她那双布满皱纹的手,和她眼中闪烁的温柔光芒。那些关于小雪的记忆,如同一部温暖的电影,在我心中缓缓播放。如今也成为了我心中最温暖、最珍贵的回忆。



智慧与平衡

林清平

若以旭日般的眼睛看世界,世界便光明一片;若用朝霞似的目光瞧人间,人间定灿烂如锦。早晨就像个神奇的魔法师,赋予我们追求向善的心灵,这上善呢,又给了我们一双发现美的眼睛。当我们用这双眼睛去打量世界和众生时,世界和众生都美到极致。宇宙大地并非处处黑暗,美无处不在,关键在于我们把目光投向哪里。

在这世界上,我们既普通又独特。得认清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,就像拼图中的一块,有其特定的位置和作用,这是客观。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个性和自信,就像每颗星都有独特的光芒,这是主观。晨歌有和声,可每个音符都是独立的曲调。我们就像旭日朝阳,整体光明灿烂,每缕光、每片云都有自己独特的美。人生之路,看似复杂多样,实则殊途同归。

我们诚心待人,要是对方不领情,会不会生气?有时候,明知生气不好,可还是忍不住。气完失了淡定,太亏啦!赔了真诚失了淡定。要是不生气呢?淡定保住了,还能收获大度,这么一算,不管别人如何,我们都能继续以诚待人,这多划算。

生活是疯狂与沉默的交织,是冰与火的碰撞,是墨与血的融合,是笔与人的合一,是十月情思的起伏。当喧嚣归于平静,一荷风骨有着千般柔情。人没有绝对的淡定,都有着躁动的时候。该动时要动,该静时得静,这样人类和社会才能发展。

把灿烂展现给别人,是对别人



诗与画

许双福/摄

流冰/文

初冬的山林
如同被打翻的调色盘
缤纷斑斓
林荫道
脚下的落叶
发出清脆的声响
几只被惊扰的鸟
振翅飞向
高远的苍穹
一袭红衣
携着炽热和明媚
款款走来



小说

放心不下

马驹

到了杨大娘家,见杨大娘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晒太阳。杨大娘头歪着搭在椅子上靠背上,已经睡着了,还发出若有若无的鼾声。我拿了一把椅子坐在杨大娘身边。一会儿,杨大娘睡醒了,头一抬看到了我,非常高兴。杨大娘一把拉住我的手,说小乖乖你又来看我了啊。我说是的,好长时间没有您老人家的消息了,心里面不踏实,今天就过来看看您老人家,您老人家身体还好吧?杨大娘说,身体还可以,就是最近喜欢睡觉,早上睡中午睡晚上还是睡,总是睡不够,有时候和住在对面的张大爷聊天,聊着聊着就睡着了。我说能睡觉好啊,多睡觉能养精神,对身体有好处。杨大娘说,前几天刘思齐到镇上的养老院去了呢,我说我知道,我上午去了养老院,那里挺好的,您老不要担心。杨大娘说,冬天快到了,你要揪揪刘思齐,让他穿棉裤,他冬天容易生冻疮,脚一冻就麻木。我说好的我记住了。我说,杨大娘,有一件事情我想求证一下,刘思齐大哥这个毛病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生病导致的?杨大娘说,生下来就是这样,傻的。就这样有一句没一句地和杨大娘聊了一个小时,见杨大娘一切正常,我就站起身准备回家。杨大娘让我等一等。杨大娘转身回到屋子里,拿了一把钥匙递给我,说这是她大衣柜的钥匙,让我给她保管着。我把钥匙放到随身携带的双肩包靠里层的一个夹袋里,和杨大娘打了一声招呼,就开着车往回家的路上走去。

在孩提时代,我家和杨大娘家是邻居,房子前后进,都是一排四间,土墙瓦顶。我们两家门对门,共用一个院子,同走一个院门。风风雨雨几十年,两家人亲如一家,从来没有红过脸。杨大娘家门口左右两边各有一棵枣树,是那种长柱形个儿大的木头枣子。这种枣子,没有成熟的时候吃起来就像木头一样,没有一点味道,成熟之后,枣子会泛着一层隐隐约约的紫红色,这个时